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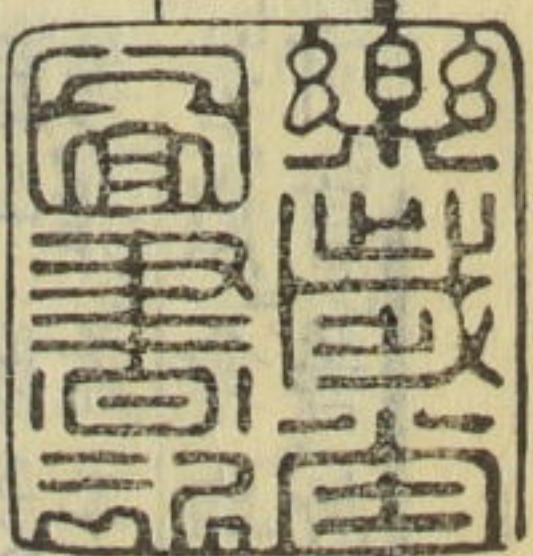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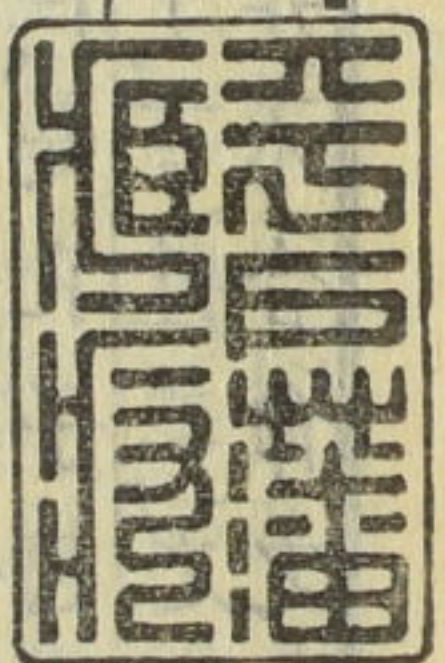
五

2118
917
18





孟子繹解卷之五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此篇專記孟子勸滕文公專以禮治其國而又
 緝為神農之言者及墨者以滕地褊小而孟子
 之治之與治大國不異此乃孟子治國之法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鬮謂齊景公曰彼丈夫

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文公定公也世子太子
也古世與太通楚宋並國
名郝云時孟子寓宋滕適楚路經宋故世子就見道
言也愚按自已發其端而以稱說之謂也此蓋其談
說語中數道性善故曰必也性者彼其中物所循之
道有其常紀於我可識定者之名也善者彼之來當
或止之處而此所受乃見其不止之名也性善者乃
人之性善於道義之謂言必稱堯舜者蓋孟子謂天
下之人性皆善故誘之其善則治然而天下之性無
物可驗其言故每言此輒引堯舜誘善而天下大治
以為之徵證也又按易繫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孔子已言性善非孟子始言
之也然而易傳孟子言性善之旨並皆以命與性相
合然後言性善而非不合命之性亦可言善故孟子

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
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言性也乃
中庸天命之謂性其旨亦同後世不知斯旨而或言
性惡或言有善有不善者自孟子觀之並皆猶如小
兒強作解人事之語耳豈足共較論其是非短長乎
郝云成覲人姓名丈夫猶言大人積尺為丈男子之
稱何人也者猶言亦同有耳目口鼻不相異也
有為者猶言已身有為之時也公明儀名魯賢人也愚
云詩大雅文王之什周公所作而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故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言萬邦作孚
之言非為欺我為之也善國郝云國有善政善教也
書佚書今孔書說命有此語瞑眩飲藥昏憤之狀瘳
也愈也

此章先本文公諸問所來之始者也滕世子過宋
見孟子者蓋欲聞治國之道而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者蓋凡為人牧者當先明知人之性然後

順其性以牧之譬猶牧牛羊者當先明知牛羊之性然後順其性以牧之也是以孟子告以是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疑吾言乎者世子非疑性善之說也蓋疑凡庸中材之治其國者欲倣堯舜誘其善之道恐非其宜也夫道一而已矣者此為一篇頭腦蓋言天子之治天下諸侯之治其國聖賢之治天下國家凡庸中材之治天下國家道一而已也成鬮之語不畏齊景公之言引此者欲文公之不畏堯舜故先引之也次引顏淵之言者顏淵以舜為其所有為之模範也次引公明儀

者公明儀亦謂文王為我師並皆以士而倣法聖人天子者也孟子引此者即以証道一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乃亦方五十里之地者矣若能倣其治於堯舜則雖小未足以制天下猶可以為善國矣引書之旨言庸常因循不可以治國致安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
 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
 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
 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
 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
 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勝定公公文公父也然友文公傳也世子即文公也言於宋即性
善稱堯舜之言也愚按文公他日未嘗學問而及其有親喪欲遵行聖人之禮即亦顏淵公明儀之所以為志者故曰於心終不忘也自盡者自盡已心也郝云生事以禮如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之類死葬以禮如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類祭之以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簠簋而薦獻之類三年之喪喪服經三年二十七月而除也齊愚按其布功至粗狀如次草為之故曰齊音與茨近儀禮

喪服有斬衰齊衰然論語無斬衰而有齊衰故清毛奇齡疑之而愚乃謂曰齊衰則斬衰兼焉蓋以齊唯其布功至麤之稱故也疏麤麻布也飭餽同糜粥也禮親喪三日孝子始食粥既葬疏食自天子達于庶人貴賤一也三代共之古今一也定者議定也郝云定為三年之喪受孟子之教也父兄謂同姓諸臣魯與滕皆出自文王魯周公後滕叔繡後而周公為長故宗魯謂之宗國也春秋五霸盟會征伐無常故諸侯親喪不得終三年又如魯文公禫未除而議婚宣公喪未期而逆女皆衰世之事而滕父兄百官引以為常疑三年難行故曰不可也志記也記先代行事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是也曰世子言也吾世子自謂也有所受之受于孟子也但此所引喪祭從先祖之文不知出于何書蓋今其書已亡不可復考耳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

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足者足行喪禮也孟子曰然者以其情之所有爲宜然也大事卽親喪之事不可以他求卽與下是在世子相啖歆飲也墨黑色深甚也禮居喪無容面垢色黑傳曰肉食者無墨居喪不肉食故墨也卽位就嗣君孝子之位也有司執喪事諸臣也先之謂嗣君先諸臣也盡哀也上尚也古字通偃仰承也廬倚木于殯宮門外爲廬嗣君新喪所居也諸侯殯五月而後葬未有命戒不出號令也禮大喪記云父母喪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族人卽百官之同姓者也百官族人八字挿

顏色戚哭泣哀謂世子也弔者大悅悅其孝也

此章孟子記勸滕世子以治喪一從禮制也文公心不忘孟子之言今遭父喪乃欲循行禮制故使其傳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而孟子恐人以世子不從其父祖居喪之法特問之孟子爲不可故其答辭先稱曰不亦善乎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者言居親喪者當自盡已心所爲宜而不必拘其先世之法也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禮記雜記言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乃喪禮唯有士禮而至

傳

如諸侯之喪禮當別就知禮者以學而孟子未之學也雖然孟子嘗聞知禮者之言有言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諸侯亦當循用之也然友以此反命於世子與世子議定爲三年之喪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行三年之喪曰吾宗國魯先君莫有之行吾滕先君亦莫有之行也至於世子之身而反之爲不可也喪祭從先祖者蓋禮志而彼以夏後行夏禮殷後行殷禮言父兄在不行禮之世引之者誤矣曰者文公之答辭有所受者言受之孟子也世子既

以前辭拒其父兄之議然而心尚自懷危疑故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謂我足循行禮制也而身亦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往問之孟子然友因復之鄭問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言此不可以他事求服彼之心者也孔子之語意言君薨則世子以居喪之故百事皆聽於冢宰之所裁制而世子統百官以傳令而已而世子身齎粥面垢深墨朝夕卽位而哭以令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蓋以世子身率先之故也凡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其上之所好者

矣君子之德譬風也小人之德譬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故是使父兄百官之情自莫不合於禮之事其任專在世子身率之也然友反命以告世子曰然是誠在我率先之乃五月居倚廬已下乃挿以記者較量之語曰可謂日知言百官族人雖未有命戒或可謂之曰其人已知其日期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者蓋四方之士民皆已信世子必能五月居倚廬而後葬故及至葬期則四方來觀之也而世子顏色之愁戚哭泣之至哀實有以感人者故弔者大悅其孝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謂治民之事也緩猶慢也詩豳風七月之篇于茅言欲于是往取茅也宵說文云夜也索小爾雅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綯爾雅釋言云綯絞也注糾絞繩索亟性急不能容物而屢變也乘說文云覆也徐鉉云從上覆之也屋屋舍之蓋覆也始始其事也播布種也言其當令之日晝則爾其思于茅焉宵則爾其思以索綯焉又將令之日爾蓋亟畢其工蓋不亟乘屋縛治之則恐至於又令之日其始播百穀而乘

屋之事不可復為也恒產常生之業也恒心常有之性也罔陷也退讓不敢安居曰恭樽節曰儉禮下愚云有禮於下民也陽虎即陽貨魯季氏之叛臣不恭不儉為富不仁引以示戒也

此全章世子既立為文公因又問以為國而孟子勸之分田制祿一從周制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言治民之事不可令彼從其寬縱也引詩者即亦不令從寬縱之旨蓋其于茅也索綯也並皆民自以修葺其屋也其播百穀亦自播其穀種也而為之上者不以預陳列其當務之事件以立之恒心則亦或緩怠以失其時宜矣然此乃上於其民日用之務令立其恒心之法今借引之而下因以

及其大者也言乃其制每戶之產分之田之治亦不可不為之用心也數恒字皆當作活字看恒產者恒其產也恒心者恒其心也即與易恒卦云立心勿恒凶者同此所云有恒產無恒產者謂國君取於民有制則民有恒產無制則民無恒產苟無以下二十六字皆承前民事至百穀之旨乃亦上不可不令之立其恒心之由也民之為道至無恒心為挿冒蓋孟子以滕國今取於民無制故民之無恒心者其將放辟邪侈無不為而以陷於罪矣是故今文公欲為國當須先於此分田制產之事

留心而切不可思緩圖之也。使之至於亡其恒心，因以陷乎刑者，是猶以網羅撿取其民，故曰是罔民也。曰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者，言焉有以若斯爲其宜之道乎？是故已下數句，承前有恒產之旨，言賢君必其身執恭儉，而以禮下，禮下者待衆下，使其各得安其地位之謂也。是以其取於民自有制，制者有立其限而不敢踰越之謂也。而此取於民有制五字，爲一章文意正脉，下引陽虎語者，以此明其與必恭儉相連之總意，言爲國者不可求其家之富也。卽是爲恭儉二字，下爲仁不富矣。

五字乃以其語本相連，併見者耳。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郝云：夏受禪，故稱后，后君也。分族曰氏，殷周征伐，故稱人，相敵曰人也。五十，謂一夫授田五十畝，下供上曰貢，五十畝供五畝之稅也。殷人始為井地，一夫授田七十畝，不責供稅，但使出力助耕公田，周人用殷之助而於地不可井者，以貢通之。使遠近上一體曰徹，徹通也。三代制賦之名異而計賦之實同，故曰皆什一也。藉與借同，借民力也。龍子古賢人，莫不善干貢者，後世之貢非禹之初也。禹貢之初，無有不善，衰世濫取溢額，託名為貢，如龍子所言，孟子引以見當時諸侯聚斂由助法不行，公私不明，所謂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者也。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謂酌量豐歉之間，永為定數也。狼戾猶狼藉，放散之貌。糞田不足，謂收入之薄，不足償墾田之費。

也。取盈取滿，常數也。盼，恨視也。愚云：蓋自恨其家事不得如意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言又其上使民自稱舉其闕稅之數，額以為貸借之分，而以益其當稅入之數也。郝云：世祿功臣子孫，世以祿養之者也。世祿必自公田出，惟助有公田，無公田而行世祿，則有加賦于民耳。皆當時所謂貢也。周自文王耕者九一，故仕者世祿，二法相表裏。昭代已行，不獨殷也。愚云：詩小雅大田之篇，其農夫因見禋祀精虔，預上甘雨，助豐之辭也。庠，序學校，皆古之學宮，名教士之所也。助，法行學校，可興，所謂有恒產有恒心也。庠言養者，養士育材也。校言教者，較量進益也。序言射者，射禮揖讓有次序也。養教射皆申之以孝悌之義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助行民富而可教也。王者取法，謂井田為王道也。愚云：詩大雅文王之篇，本言文王陟降在帝之左右，而使其命如新受之者也。今引此者，言文王其生存之時，分田制祿猶如在命新，則國亦猶如新邦，故曰亦以新子之國也。其

此段言分田制祿及設學校之法也。夏后氏已下

至藉也。爲下欲言助法，先列叙夏殷周制，異次引龍子語者，更見助法善於貢也。總言治地助法尤爲善，貢法尤爲不善。蓋貢者，校數歲豐歉，取其中者立之爲稅入之數之常，樂歲粒米穰多，至於狼藉，雖多取之而不爲虐；則上寡取之，凶年雖以供其糞田之費而不足，則上必取盈其定額焉。夫爲民父母者，而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其身體，不得以養其父母，又以其闕稅之額爲其所稱貸，而以益之債負，使老稚餓死，轉乎溝壑，是惡得在其爲民父母之列也乎？至此始接文意，正脉蓋民有

恒產，助法爲之，而助法又非以制於世祿不可行。故先言此，而次始及助法也。引詩者，言由周詩小雅有此語，觀之雖周改稱曰徹，其實亦助也。蓋以此証前龍子所云治地莫善於助之言，其義不可易也。設爲已下，又以分股承民有恒產之者，指有恒心之民也。夏曰校者，以教爲名也。殷曰序者，以射爲名也。周曰庠者，以養爲名也。學，國學也。三代共之者，言三代皆同名曰學也。而此庠序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之道也。人倫之道明於士大夫以上，則民敬慕而倣之，故必親於下，子力行之，則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勝雖小國乃得為王者師也引詩之旨言文王嘗以其奉行天命以制政故新其邦今子力行之亦必當得新子之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田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赫云畢戰滕臣也使文公使也經界經理其疆界即井田之溝塗也經界亡則井田廢徹法壞而公私無制民所以受暴君汙吏之害也分田分私田以授野人制祿制公田以養君子使公私不相侵也請勸諭之辭野謂四郊外達于四境也九一八區為私一區為公也助行助法也國中謂四郊內近城郭民居稠密地不可井則什一而稅使民各自耕種輸稅于公以輔助之不通者即徹也卿以下大夫士也圭田祭田也圭與緇通潔也緇潔以祭也土虞禮饗辭曰圭為而哀薦之是也五十畝一區百畝之半也餘夫者家長為一夫及父母妻子五口或八口若有弟未授田是餘夫也二十五畝一區四分之一也又云助則官自收公田之入而民無賦不助則使自

賦于公而什取其九比于助分數更減者野在四郊外費轉輸助借其九則九一不為勞賦分其有即什一已為多故先王之賦無復有過十一者矣圭田餘夫之田或取諸九一什一之中或取諸九一什一之外亦無明法但云五十畝二十五畝是皆自井地一區百畝中出也又云死葬地也從受田易居也鄉猶方也言皆不出此一方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田同井謂三鄉之田共井之家也友伴信也守防護也望探候也百姓親睦行助之益也方里而井井地之式也所以別野人明事上之義也畧愚按物舉其外邊而未及其中之謂也潤澤者郝云言不膠固以便民也舊敝更新亦潤澤也愚按齊語云陸阜陵壘井田疇均則民不憾據此古井田之所在唯陸阜陵壘有之其他無井且云疇均乃是亦有不均者故也然則古井田之法亦唯以其田畝分數均配不必如井字形如孟子乃以其大法言者耳

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其臣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答子之君將行仁政故

選擇而使子任是事子必勉之可也夫欲行仁政必當自正經界之事始之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而正經界之事國必時有之而暴君汙吏欲侵漁於下者必慢其經界蓋借正之名以慢之而使亡其町畦之紀別然後亂已侵漁之迹乃致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焉矣經界既正則分田制祿不必一一親行檢閱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耳雖然如其所居之人將有為君子者焉將有為野人者焉此蓋慮其壤地褊小而士有或仕且耕者故特為分言之也無君子莫

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言皆當使之其產有餘
裕也野九一者有田也蓋以便井田之分也國中
什一者亦隨便爲廛居以出其稅故使自賦也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者所以優士大夫也
餘夫二十五畝者所以優農也死徙無出鄉言葬
埋遷徙皆於其鄉蓋使民無慕他土之心也鄉田
同井言不啻田而其鄉居亦八家相比如井田也
使之出入自相友守望相助疾病自扶持則百
姓因以得相親睦焉矣又按孟子此答始先論經
界之當正者井地之本也次論君子野人之治養

相待者蓋以言其皆當優其祿養而以示公田中
宜有圭田八家私田之外亦宜有餘夫之田不可
必皆爲公田也次論百姓親睦者言八家同井之
益也方里而井乃始及井地之法又曰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本末兼備用情至切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
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
 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養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
 也惡得賢也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
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應居也詳見前氓者民
之新附無田者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郝云摶叩也
以蒯麻編履叩之使堅也織席織蒲葦為席責以為
食也自為而後用即所為神農之道也陳良楚賢人
也耒以曲木為之即今犁轆也耒下銳木曰耜以貫
鐵起土者也陳相兄弟皆業農故聞許行之言棄所
學陳良之道而學為神農之言也並耕而食與民同
耕各食也朝食曰養夕食曰殮儲穀曰倉藏米曰廩
厲病也病民以奉上也

此章記孟子為滕辨其為神農之言許行之非者

蓋前章云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將為小人則似
 是滕固有君子而業耕者故此因許行辨以斥其
 非也許行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義而來
 願受廩為氓者蓋有意欲以其說動文公故初來
 先踵公門也其徒皆衣褐搗屨織席以為食者乃
 以見許行所為神農之道者也陳相學於陳良乃
 是本學儒者也而今負耒耜而來者是亦以為曰
 為氓之地者而又其悅於許行之言之所本者矣
 棄其學而學焉者棄儒而學於許行也陳相見孟
 子道許行之言者即記孟子辨駁之所由起也滕

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是先稱其人林次
抑其行蓋欲動之以學已之道也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饗殮而治者耕者午餉於野而食朝饗夕殮
乃在舍饗殮而治者言以其或未之野或歸在舍
之時治民事也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者言滕有倉廩府庫是已不爲耕居安
佚獨使民耕者是處民以勵苦之事已取其勵苦
之所出而蓄藏之以爲自養之資也惡得賢言其
材雖賢其道未得則惡得稱爲賢乎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
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
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
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
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
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
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天下之通義也郝云素生縮也織麻曰布織毛曰褐織絲曰素自織謂織褐為衣織素為

冠也釜以煮醜以炊皆瓦器然火曰爨鐵即耜及錢

鑄之屬皆耕器也自為謂自陶以為釜醜自冶以為

鐵也燒土曰陶鑄金曰冶械者器之總名舍釋通止

也宮室也路奔走也勞心憂天下也勞力耕作也治

人君子也食於人野人也食人

供上也食於人受民之養也

此孟子就陳相之言詰問得陳相之答因明君子

之義也先就其耕而問必種粟而後食乎曰必織

布而後衣乎者食次及衣也布褐不合故不復究

其織與不織而直及冠冠亦當必得問其織不故

也冠素之答已得以粟易之事更又問釜醜耕具

者欲總歸之械器之目也勵陶冶厲農夫與前厲

民相照應言之也且許子以下又詰其與百工交

易曰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者言諸械器皆取

諸其宮中而用之之事何舍之不為乎紛紛然交

易為其事煩矣許子何不憚其事之煩此憚煩之

二字又暗以其事妨闕農務言也既得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為也因詰百工之事之不可耕且為

而欲與民並耕者則豈以為治天下之事獨可耕

且為與有夫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者言凡人之所

事事不能不有此二者之別也且一人之身而百

大

工之所為備者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事豈得備乎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者言如許子之教云必自為而後用之則是率天下之民致之於道路令不得少休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已下言唯有斯害故古語曰人或以勞其心為其義或以勞其力為其生勞心者以治人勞力者以治於人治於人者以其力之所出食人故農工商出貢稅治人者食於人故士君子得祿養是為天下古今之通義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

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

乎洪水大水也橫流不由道也氾濫橫流貌愚按古傳堯有九年洪水亦謂每歲苦洪水橫流作害耳非謂九年間天下成如巨浸也詳見於余所著書經釋解繁多也殖生也登登場也偪侵害也道路也交縱橫也獨者皆之反言當時諸邦君皆無憂之者而堯獨憂之也郝云敷布也益人名舜命作虞者掌火為火正也周禮有司燿即掌火之官烈焚貌疏分也九河黃河入海之支派禹疏之以殺橫流之勢者今皆不可考大抵河有九河猶江有九江古者數多輒稱九後世附會為各難盡據也濬亦疏意思按使物

之相依附者分出之謂也。郝云：濟、漯、二水名，注下流。貌決排皆去壅塞也。汝、漢、淮、泗、江、五水名，今惟漢水。注于江，汝、泗入于淮，淮入于海。無注江之道，在汜、濫。時，四水皆與江合，而今異矣。愚按：此言當時四水皆與江合，禹決汝、漢、壅塞者，歸之於其本流，排淮、泗合併者，遠之於其本路，而其橫流汜濫者，因得注之江也。郝云：按尚書禹治水，作十有三載，乃同。今日八年，以未入家門者言也。雖欲耕得乎？與下暇耕乎？互文。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掌稼政之官，棄人名也。樹，植也。藝，治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聖人，舜也。

也。契，人名，司徒官名，有親、有義等，皆教之使有也。放勳，堯名，勞來勸善也。慰其勞，曰勞，誘之來曰來，匡直，懲惡也。正邪曰匡，矯枉曰直。輔翼，勸善也。扶立曰輔，助行曰翼，使自得俟其從容開悟，不督促也。振，作也。猶儀禮振祭振巾之振，抖擻使新也。德，愚按言以其所自得者，更使自得，以成己身之德也。皆堯命契之辭。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易治也，惠忠仁解，並已見前所引孔子贊堯舜之言，解見論語。

解釋

此三節並舉堯舜禹之事以證其不可得耕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者對後水土平治化隆言也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因水暢茂禽獸因草木繁生五穀因草木鳥獸不得登故人民稀少獸蹄鳥跡之所道交于中國道路堙塞皆洪水所致也益焚山澤借其火勢逼逐鳥獸使之逃匿然後禹施治水之功疏九河者本有數多之河道今壅塞者皆疏通之也滄濟漯者取濟漯與河水合者釃出之爲別道也注諸海者因以使橫流氾濫者

得注於海也此言導北方之水也決汝漢者汝漢滙積不流者決開其口而以導之也排淮泗者淮泗橫溢來與江合者推排而以去之也注之江者因以使氾濫得注之江也然後者禽獸逃匿洪水患熄之後也其患未息之前禹心思中國不可得而食故當是時其身執勞勩者八年於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如禹之任此之時其心雖欲耕豈得之乎后稷教民稼穡之術樹藝五穀五穀得熟而民人既育然而凡人之有道也民不能自知而必待教導而後民始順於道矣是以人飽食煖衣逸

居而無教則其心唯知自肆其血氣之慾乃近於禽獸之行矣聖人有憂之乃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之道曰父子宜令相為有親曰君臣宜令有相為義曰男女宜令有相為別曰長幼宜令有相為序曰朋友宜令有相為信堯又命之教導之法曰勞來者此猶詩國風匡直猶小雅輔翼猶大雅使自得之猶頌也蓋教人成德之次序自上古如此不可易也又從而振德之者即亦申之以孝悌之義之意而更引此語者蓋亦以見為君上之所為務多也前云雖欲耕得乎此云暇耕乎言不唯不

可得而又無暇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者是孟子以前人所未言而孟子以意推言之其然是故下文更證以仁名之所當及孔子贊堯舜之言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二者世之所以謂者而孟子因辨其名之所當而別更舉示仁之所當其名者而歸重於堯舜特別前者而以見其重故亦用者字也是故以下蓋世又以堯舜以天下與人稱為難能之事而今特斥之為易能之事以更歸重於為天下得人者也下引孔子之言者蓋因其有民莫能名焉有天下而不

與焉等語暗實以前為天下得人之勞心而故不
明說欲使人思得之故曰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
用於耕耳言不用心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
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
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
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
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
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
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
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
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也無禮之名郝云許行言並耕無上下貴賤蠻夷之
教也蠻於夷為夷所變也產生也先猶勝也彼指陳
良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才過百人曰豪過萬人曰
傑倍背同背陳良向許行也任擔也治任治行李也
失聲悲啼失音也場塚間祭奠之壇場也若有若言貌
似夫子三子欲以之續夫子猶今書院立會長之類
江漢水大濯極淨也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
遇火伏曝之極乾也皜皜潔白貌凡漂帛者濯之又
暴之則潔白矣尚加也言精粹無以復加也蠻慢也
無禮法也南蠻南方之蠻種類非一今辰沅溪峒諸

蠻以及閩廣古百越地皆蠻鄉也。馱，鳥通鳥名，其音
賜，然也。閩粵之人舌音似之。詩小雅伐木篇云：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木，高樹也。
魯頌閟宮之篇也。鷹，當也。猶擊也。懲，止也。荆，楚本號
也。舒，國名。近楚者。

此段孟子又責陳相兄弟棄其所學而以從許行也。陳良，楚產也。言其所生為偏南之地，非熟習中
土聖人之美化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遊，學於中
國及其學就。雖北方之學者，其言道未能或為陳
良之先也。彼陳良乃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
事之數十年，亦當窺知其道之大端而師死，而遂
倍之。與陳良為豪傑之士者異矣。昔者孔子沒，諸

弟子為師心喪三年，畢各治其行李，將歸，入揖於
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是豈有師死，輒倍
之之薄行哉？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則子貢之不忘孔子，更厚於餘諸子矣。他日子夏
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
曾子而曾子言：「灌有若以江漢之多水，更暴之以
秋陽之烈炎，或更成其白矣。」然孔子之皜皜乎者，
竟不可尚之其上也。是曾子亦不欲倍於孔子之
死後也。今許行為南蠻馱舌之人，豈知道者乎？然
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說而學之，亦異於曾子。

不倍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於聖人之喬木而入於南蠻馱舌人之幽谷者曾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據此若使周公在方且膺如許行之說矣子嘗是詩之學則亦為不善於變者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

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

治國家許子之道蓋或本於神農氏教民日中為市而以為其說者也交易日市賈價同物值也

不貳言混同無相欺也郝云古者人生二歲半為一尺五尺十二歲以上也織絲曰帛長短丈尺也麻枲麻也縷麻之已績未織者蠶吐曰絲一蠶為忽十忽為絲練繭為綿敗綿曰絮斤兩曰輕重斗斛曰多寡尺寸曰大小價相若即不貳也物不齊美惡精粗異也情猶狀也實也即偽之反凡物如倍五倍曰蓰十倍曰什伯百同伯千萬皆倍數也物有精粗猶其有大小設使大履之價與小履同人豈肯為大者哉

陳相已被孟子責讓因言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設貳國中無以偽相待雖使五尺之童子適市以買物人莫之或欺騙且布帛尺寸長短同者則使

其價相若。麻、縷、絲、絮、斤、兩、輕、重、同者，則使其價相若。五穀、斗、量、多、寡、同者，則使其價相若。屨、形、狀、大、小、同者，則使其價相若。陳、相、舉、言、之、者，蓋言許子之道。若斯淳樸忠厚，可悅，是以從之也。孟子因曰：夫物價之不齊，同者人之所寓於其物之情然也。雖尺寸、斤、兩、斗、量、形、狀、則同，而其價則或相倍、或相什、佰、或相千萬耳。子欲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之民也。巨屨、小屨、同價，則人豈有為巨屨者哉？欲率人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者也。偽豈可以塗民耳目乎？則許子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子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墨者，學墨翟之道者。夷子，人姓名。因，託也。託為先容也。禮見先生，必以介。介，不敢徑質。故曰：士無介，不見。徐辟，孟子弟子。他日，後日也。

此章細墨者治喪之非，以與篇首文公治喪為反應也。墨者夷子因孟子弟子徐辟求見孟子，而孟子曰：吾固願見者，言以知夷子之材，亦可說以令。

變其道也故願見而以說之也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者蓋恐夷子請見之情未必誠實故託辭於病而以待其再請也夷子以聞徐辟之傳語故不來而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則其願見之意誠固矣故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者夷子厚葬其親者其於墨者之道似在不合是以直之先使之自直其道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者言夷子既從墨則其心必思以墨薄葬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也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者言其

心豈以墨之薄葬為非是而不貴其薄葬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者言既以薄葬為貴則厚葬是其所賤也然如夷子厚葬是以其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

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之辭言保民如保赤子也信者其言不爽之謂蓋疑其言恐不得不

孟子卷之五
樂於它日故曰信乎也郝敬云人衆人也人同此心
不言儒者不以儒自列也鄰子視天下人子稍近也
兄子視已子又稍疎也正是差等意匍匐小
兒行也匍捕也匍伏也如捕索物伏地行也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亦稱
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以謂之也夷子則解之
以爲赤子是已子也故若保赤子釋之以爲視人
皆若已赤子之旨故以爲愛無差等之義而夷子
之葬但其施之由親始蓋以明其非特厚葬母而
卽博愛之道也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
赤子乎者言人之親其兄之子稍已爲與已子異

然而其親之之情猶以爲已之骨肉豈與若親其
隣之赤子者同乎哉蓋以破愛無差等之說也彼
者指夷子也有取爾也者言若保赤子之言不諦
則或可取爲愛無差等之義而夷子但一時有取
其義之爾也已下釋若保赤子曰匍匐將入井謂
赤子之不得其保者也曰非赤子之罪也言民之
無智將自陷於刑戮如赤子入井是故爲之上者
之於此宜若保赤子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者郝云萬物皆由一體而分有血氣者本乎父母
無血氣者本乎根莖人無兩父母如樹木無兩根

此理自然而云使者若或使之也一本猶言兩父
此說得之矣蓋夷子墨者其道不由孝悌而直欲
以天意為已情是以言博愛言薄葬乃既本父母
而又欲本之於天地之過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
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
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上世猶言太古

蓋者以其所止之形以放致諸彼其所止之中之謂
故概略之所稱曰蓋也郝云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以

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云嘗有者對後世言也後世
人死無不葬者上世嘗有不葬禮未興也委棄也壑
山谷也過之死者之子過也狐似狗而黃狸似猫而
斑蠅蒼蠅蚋說文云秦晉謂之螻楚謂之蚊蚋姑愚
云朱以姑字為語助聲或曰螻蛄也郝以為姑猶且
也並皆強解愚疑螻蛄蓋亦蟲名好吮人血者拿不
住之屬嘍者以口齧之之狀如手指之撮物也故曰
嘍也蓋以此貌其貪食之狀禮曲禮無嘍多義與此
同其指孝子也類額也泚汗出貌郝云人猶前篇云汗
出睨邪視也不視謂不怒端視也為人猶前篇云納
交要譽惡聲之類苟為人則不由中不由目則無此
類故曰非為人泚惟中心不怒故達于面目不慮不
學之良即生物一本之性喪禮所由生也藁詩大雅
採之嘍嘍傳云採藁也箋云築牆者桴聚壤土盛之
以藁據此藁蓋集韻所云塚盛土草器之類也裡司
馬法周輜輦載裡廣韻云徙土輦也揚子方言沅湘
之間謂之番東齊謂之裡反藁裡者言數反其藁裡
之所徙輦於葬所也掩者掩藏其屍也憮然悵然自
失也為間少頃也命猶教也之夷子名也

孟子欲明本之不可一之義故更引上世掩藏親
 屍之事以喻之也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
 則舉而委之於壑者言上世之民嘗有以不葬其
 親成其俗者其親死則舉其屍而委棄之於壑也
 他日過之者其子他日過其委屍之所也狐狸食
 之蠅蚋姑嘬之者見其食於屍肉嘬於屍膚也其
 顙有泚者心自悔羞而汗發於其顙也睨而不視
 者不敢端視其屍也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
 面目者明其悔羞之心發於天誠也蓋歸反藁裡
 而掩之者言歸家具藁裡往反以掩藏之也掩之

誠是也已下蓋訊之於夷子之辭言夷子以此子
 之掩之為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從儒者之道以
 厚葬之者亦必有道矣此乃亦言可以見愛親自
 是人之至情非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徐子
 以此言告夷子夷子已聞受是言之出其意外者
 因慙然為聞曰孟子之所言是命於已今改其道
 也

